

## 总目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西方博物学大系总序》(江晓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出版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A Century of Birds from the Himalaya Mountains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A Synopsis of the Birds of Australia, and the Adjacent Islands | 169 |

中西方“博物”传统观念之差异

今天中文里的一“博物学”一词，多被误认为对应的英文词是 Natural History，考其本义，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并无此词或类似词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祇有“博物”一词，与“自然史”自然并不精确相同，甚至还有差池所大的时候，只是在“谈资与世界的利益”这种最原始的意义下，两者确实也有相通之处。所以“博物”对译 Natural History 一词，从严格意义上讲是绝对错误的。已故科学史前辈柯振岳先生曾言：从中国人对博物学的理解，开中世纪，有数千年之久，是百种学问的集成大系中的一部分。刘勰所谓“博物有德”，一语为中国人不知多少世纪世界“自然史”之故不知西方之自然史实然。然而在中国人这种处理知识的精神，又与西方博物学迥异。

与此相对，西方西方博物学或科学是各种现象和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，试图以此解释万物运行的原因。自然现象除了成为哲人即夜夜不能寝的哲学问题外，更用以说明宗教、政治、其中是典型的作者，即为托勒密(Tolomy)的宇宙论。

比较两者，显然即知，古代中国人主要关心的是自然运行，而西方则为世界的相互间的联系。西方博物学传统，只是未始先大而已，主要之指涉“万物”之运行。